

第十二回

影并帝天初登布士殿 学通中外重翻交界图

却说蕻如当日正接了一封俄国邮来的信件，还没拆开，先见两个西装妇女的摄影，不解缘故，他夫人倒大动疑心起来。蕻如连忙把信拆开，原来这封信还是去年腊月里，雯青初到圣彼得堡京城所寄的。信中并无别话，就告诉蕻如几时由德动身，几时到俄。又说在德京，用重价购得一幅极秘密详细的中俄交界地图，自己又重加校勘，即日付印，印好后就要打发妥员赍送来京，呈送总理衙门存档，先托蕻如妥为招呼等语，辞气非常得意。直到信末，另附一纸，说明这张摄影的来由，又是件旷世希逢的佳话。你道这摄影是谁呢？列位且休性急，让俺慢慢说来。

话说雯青驻节柏林，只等彩云覲见后就要赴俄。已经耽搁了一个多月，恰值德皇政体违和，外部总没回文。雯青心中很是焦闷，倒是彩云兴高采烈，到处应酬。今日某公爵夫人的跳舞，明日某大臣姑娘的茶会，朝游缔尔园，夜登兰似馆，东来西往，煞是风光。彩云容貌本好，又喜修饰，生性聪明，巧得人意，倒弄得艳名大噪起来。偌大一个柏林城，几乎没个不知道傅彩云是中国第一个美人，都要见识见识，连铁血宰相的郁亨夫人，也来往过好几次。那郁亨夫人替彩云又介绍认得了一位贵夫人，自称维亚太太，说是德国的世爵夫人，年纪不到五十许，体态虽十分端丽，神情却八面威风。那日一见彩云，就非常投契，从此也常常约会。不过约会的地点，不在花园，即在戏馆，从不叫登这夫人的邸第，夫人也没有来过。彩云有时提起登门造访的话，那太太总把别话支吾，彩云只得罢了。

话且不表。却说有一晚，彩云刚与这位太太在维良园看完了戏，独自回来，已在定更时候，坐着一辆华丽的轿式双马车，车上连一个女仆都不带，如飞的到了使馆门口停住。车夫拉开车门，彩云正要跨下，却见马路

上有一个十七八岁的美童，飞奔的跑到车前，把肩膀凑近车门，嘴里还吁吁发喘。彩云就一手搭在他肩上，轻轻的跳了下来。进了馆门，就有一班管家们，都站了起来，喊道：“太太回来了，快掌灯伺候！”便有两个小童，各执一盏明角灯儿，在前引导。这当儿，那些丫鬟仆妇也知道了，在楼上七跌八撞的跑了下来。那时彩云已到了升高机器小屋里，那些丫鬟仆妇都要上前搀扶，都道：“阿福哥，劳你驾了！让我们来搀着吧！”彩云冷笑了一声，自顾自仍扶着阿福，那机器就如飞的上升了。到了楼上，彩云有气没力的，全身都靠在阿福的身上。连喘带笑的迈到了自己卧房一张五彩洋锦的软榻上就倒下了，两颊绯晕，双眼粘饬，好象杨妃醉酒一般，歪着身，斜着眼，似笑不笑的望着阿福。阿福也笑咪咪的低着头，立在榻旁。彩云忽然把一个玉葱，咬着银牙，狠狠的直指到阿福额上，颤声道：“你这坏透顶的小子，我不想今儿个……”刚说到这里，那些丫鬟仆妇都从扶梯上走了进来，彩云就缩住了口，马上翻过脸来道：“你们这班使坏心的娼妇，都晓得这会儿我快回来了，倒一个个躲起来。幸亏阿福是个小子，不要紧，要是大汉子，臭男人，也叫我扶着走吗？”

彩云说罢，那些丫鬟仆妇都面面相觑，不敢则声。阿福就趁势回道：“那辆车，明天还叫他来伺候吗？”彩云道：“明天有什么事？”阿福道：“怎么太太会忘了！刚才在路上，你不是告诉我，明儿个维亚太太约游缔尔园吗？”彩云想一想道：“不错，看戏的时候，她当面约定的。”说着，把眼瞪着阿福道：“可是我再不要坐轿式车了。明天早上，叫他来一辆亨斯美吧！”阿福笑道：“你自个儿拉缰吗？”彩云道：“谁耐烦自个儿拉，你难道折了手吗？”阿福笑了一笑，再要说话，听见房门外靴声囊囊，仆妇们忙喊道：“老爷进来了！”阿福顿时失色，慌慌张张想溜。彩云故意正色高声的喊道：“阿福，你别忙走呀！我还有话吩咐呢！”阿福会意，就垂着手，答应一声：“着！”你告诉他，明儿早上八下钟来，别误了！”这当儿，雯青一头掀着门帘，一头嘴里咕嘈说：“阿福老是这样冒冒失失、得风使篷的。”说着，已经踱了进来，冲着彩云道：“明天你又要上哪儿去了？”其时阿福得空，就捱身

出房。彩云撅着嘴道：“到缔尔园去，会一个外国女朋友，你问她什么？难道你嫌我多出门吗？什么又不又的！”说着，赌气就一溜风走到床后去更衣洗面了。雯青讨了没趣，低低说道：“彩云，你近来真变了相了，我一句话没有说了，你就生气了。我原是好意，你可知道今天外部已有回文，叫你后天就去觐见，在沙老顿布士宫 Charlottenburg，离着柏林有二三十里地呢！我怕你连日累着，想要你歇息歇息呀！”彩云听了雯青这番软话，心里想想，到底有点过意不去，又晓得觐见在即，倒又欢喜起来，就笑嘻嘻走到床面前来道：“谁生气来？不过老爷也太顾怜我了。既然后天要觐见，明天早点回来，省得老爷不放心，好吗？”雯青道：“这也由你吧！”说罢，彼此一笑，同人罗帙。

一宵无话。次日清早，雯青尚在香梦迷离之际，彩云偷偷的抽身锦被，心里盘算出去的装束要格外新艳。忽然想起新购的一身华丽欧装，就叫小丫头取了出来，慢慢的走到梳妆台，对镜梳洗，调脂抹粉，不用细说。不一会，就拢上一束蟠云曼陀髻，系上一条跪地丝缠裙，颈围天鹅绒的领巾，肩披紫貂嵌的外套，头上戴了堆花雪羽帽，脚下踏着雕漆乌皮靴，颤巍巍胸际花毯，光滟滟指头钻石，果然是蔷薇娘肖像，茶花文化身了。打扮刚完，自己把镜子照了又照，很觉得意。忽见镜子里面阿福笑嘻嘻的站在背后，低低道：“车来了。”彩云嗤的一笑道：“促狭鬼，倒吓人一跳！”随就把嘴儿指着床上，又附着阿福耳边，密密切切不知吩咐了些什么话。阿福笑着点头答应，就蹑手蹑脚的下楼去了。这里彩云收拾完备，轻轻走到床边，揭起帐子张了一张，就回声叫小丫头搀了一径下楼。到门口上车，打发小丫头们进去，又叫马夫坐在车后，自己就跳上亨斯美，轻提玉臂，紧勒丝缰，那匹马就得得的向前去了。走了一条街，却见那边候着个西装少年，远远招手儿。彩云笑一笑，把车放慢了，那少年就飞身上车，与彩云并肩坐下，把丝缰接了过来。一扬鞭，一摇铃，风驰电卷，向马龙车水中间滚滚而去。两人左顾右盼，俨然自命一对画中人了！不多会儿，到了缔尔园 Tiergarten 门前。

原来这座花园古呢普提坊要算柏林市中第一个名胜之区，周围三四里，门前有一个新立的石柱，高三丈，周十围，顶立飞仙，金身金翅，是法、奥、丹三国战争时获得大炮铸成，号为“得胜铭”。园中马路，四通八达。崇楼杰阁，曲廊洞房，锦簇花团，云谲波诡，琪花瑶草，四时常开，珈馆酒楼，到处可坐。每日里钿车如水，裙履如云，热闹异常。园中有座三层楼，画栋飞云，雕盘承露，尤为全园之中心点。其最上一层有精舍四五。无不金缸衔壁，明月缀帷，榻护绣褥，地铺锦罽，为贵绅仕女登眺之所，寻常人不能攀跻。彩云每次到园，与诸贵女聚会，总在此间憩息。这日马车进了园门，就一径到这楼下下车，阿福扶着，迤邐登楼。刚走到堂坐的那一间门口，彩云一只纤趾正要跨进，忽听咳嗽一声，抬头一看，却见屋里一个雄赳赳的日耳曼少年，金发赭颜，丰采奕然，一身陆军装束很是华丽。见了彩云，一双美而且秀的眼光，仿佛云际闪电，把彩云周身上下打了一个圈儿。彩云猛吃一惊，连忙缩脚退出。阿福指着道：“间壁有空房，我们到那里坐吧！”说罢，就掖了彩云径进那紧邻的一间精室。彩云坐下，就吩咐阿福道：“你到外边去候着，等维亚太太一到，就先来招呼。”阿福答应如飞而去。

彩云独自在房，心里暗忖那个少年不知是谁，倒想不到外国人有如此美貌的！我们中国的潘安、宋玉，想当时就算有这样的丰神，断没有这般的英武。看他神情，见了我也非常留意，可见好色之心，中外是一样的了。彩云胡思乱想了一回，觉得心神恍惚，四肢软哈哈提不起来，就和身倒在一张红绒如意榻上，星眼惺松，似睡不睡的，正有点朦胧，忽听耳边有许多脚步声，连忙张开眼来，却见阿福领了一个中年妇人上来。彩云忙问阿福道：“这是谁？”阿福道：“这位就是维亚太太打发来的。”那妇人就接嘴道：“我们主人说，今天不来这里了，要请密细斯到我们家里去，主人特地叫我们来接的，马车已在外面等着，请密细斯上车吧！”彩云听了，想了一想道：“太太府上，我早该去请安，就为太太的住处不肯告诉我，就因循下来了。现在既然太太见招，我就坐我自己的车前去便了。”说着，回头叫阿福去套

车。那妇人道：“我们主人吩咐，请密细斯就坐我们来车。因为我们主人的住处，不肯轻易叫人知道的。”彩云道：“这是什么道理？”那妇人笑道：“主人如此吩咐，其中缘故，奴辈哪里敢问呢？”彩云没法，只好叫阿福到身边，附耳说了两句话，阿福先去了，自己就立起身来道：“我们走吧！”那妇人在前，彩云在后，走下楼来。

刚到门口，彩云还没看清那车子的大小方圆，却被那妇人猛然一推，彩云身不由主被她推进车来，车门已砰的关上了，弄得彩云迷迷糊糊，又惊又怕。只见那车里四面糊着金绒，当前一悬明镜，两旁却放着绿色的布帘，遮着玻璃，一些望不见外面。对面却笑微微坐着那妇人，开口道：“密细斯休怪粗莽，这是主人怕你知道了路程，所以如此的。”彩云听了这话，更加狐疑，要问那妇人，又知道她不肯说实话的，心里不免突突跳个不住。正冥想间，那车忽然停了，车门欵的开了，那中年妇人先下车，后来搀彩云。刚跨下地，忽觉眼前一片光明，耀耀烁烁，眼睛也睁不开。好容易定睛一认，原来一辆朱纶绣幌的百宝宫车，端端正正的停在一座十色五光的玻璃宫台阶之下。那宫却是轮奂巍峨，矗云干汉。宫外浩荡荡，一片香泥细草的广场，遍围着郁郁苍苍的树木，点缀着几处名家雕石象，放射出万条异彩的喷水池。彩云不及细看，却被那妇人不由分说就扶上台阶，曲曲折折，走到一面大镜子面前，那妇人把镜子一推，却呀的一声开了，原来是个门儿。向里一望，只见是个窈窕洞房，满室奇光异彩，也不辨是金是玉，是花是绣，但觉眼光缭乱而已。就有几个华装女子听见门响，向外一望，问道：“来了吗？”那妇人道：“来了。”忽听嚶然一声，恍如凤鸣鹤唳，清越可听道：“快请进来。”那当儿，彩云已揭起了绣帏，踏上了锦毯，迎面袅袅婷婷的，来了个细腰长裙、锦装玉裹的中年贵妇，不用说就是维亚太太了。见了彩云，就抢上一步，紧握住彩云的双手，回头向那些女子说道：“这就是中国第一美女，金公使的夫人傅彩云呀！你们瞧着，我常说她是亚洲的姑姿巴、支那的马克尼，今儿个你们可开开眼儿了！”说完，就把彩云拉到了一张花磁面的圆桌上首坐下，自己朝南陪着。

彩云此时迷迷糊糊，如在五里雾中，弄得不知所措，只是婉婉的说道：“贱妾蒲柳之姿，幸蒙太太见爱，今日登宝地，真是三生有幸了！只是太太的住处，为何如此秘密？还请明示，以启妾疑。”维亚太太笑道：“不瞒密细斯说，我平生有个癖见，以为天地间最可宝贵的是两种人物，都是有龙跳虎踞的精神、颠乾倒坤的手段，你道是什么呢？就是权诈的英雄与放诞的美人。英雄而不权诈，便是死英雄；美人而不放诞，就是泥美人。如今密细斯又美丽，又风流，真当得起‘放诞美人’四字。我正要你的风情韵致泻露在我的眼前，装满在我的心里，我就怕你一晓了我的身分地位，就把你的真趣艳情拘束住了，这就大非我要见你的本心了。”彩云不听这太太的话，心里倒还有点捉摸，如今听了这番议论，更糊涂了，又问道：“到底太太的身分、地位，能赐教吗？”那太太笑道：“不用细问，到明日就会知道的。”说话间，有几个华装女子，来请早餐，维亚太太就邀彩云入餐室。原来餐室就在这室间壁，高华典贵，自不必说。坐定后，山珍海味，珍果醇醪，络绎不绝的上来。维亚太太殷勤劝进，彩云也只得极力周旋。酒至数巡，维亚太太立起身来，走到沿窗一座极大的风琴前，手抚玉微，回顾彩云道：“密细斯精于音律吗？”彩云连说“不懂”。那太太就引弦扬吭的唱起来。歌曰：

美人来兮亚之南，风为御兮云为骖，微波渺渺不可接，但闻空际琼瑶音。吁嗟乎彩云！

美人来兮欧之西，惊鸿照海天龙迷，瑶台绰约下仙子，握手一笑心为低。吁嗟乎彩云！

山川渺渺月浩浩，五云殿阁琉璃晓，报道青鸾海上来，汝来慰我忧心捣。吁嗟乎彩云！

劝君酒，听我歌，我歌欢乐何其多！听我歌，劝君酒，雨复云翻在君手！愿君留影随我肩，人间天上仙乎仙！吁嗟乎彩云！

歌毕，就向彩云道：“下里之音，不足动听。只是末章所请愿的，不知密细斯肯俯允吗？”彩云原不懂文墨，幸而这回歌辞全用德语，所以彩云倒略解一二，就答道：“太太如此见爱，妾非木石，哪有不感激的哩。只是同太太并肩拍照，兼葭倚玉，恐折薄福，意欲告辞，改日再遵命吧！”那太太道：“请密细斯放心，拍了照，我就遣车送你回去。现在写真镜已预备在草地上，我们走吧！”就亲亲热热携了彩云的手，一队高鬟窄袖的女侍前后呵护，慢慢走出房来，就走到刚才进来看见的那片草地上。早见有一群人簇拥着一具写真镜的匣子，离匣子三四丈地，建立一个铜盘，上面矗起一个喷水的机器，下面围着白石砌成的小池，那水线自上垂下，在旭日光中如万颗明珠，随风咳吐，煞是好看。那太太就携了彩云，立在这石池旁边，只见那写真师正在那里对镜配光。彩云瞥眼看去，那写真师好象就是在萨克森船上见的那毕叶先生，心里不免动疑。想要动问，恰好那镜子已开，自己被镜光一闪，觉得眼花缭乱了好一回。等到捉定了神，那镜匣已收起，那一群人也不知去向了，却见一辆马车停在面前。维亚太太就执了彩云的手道：“今天倒叫密细斯受惊了。车子已备好，就此请登车，我们改日再叙吧！”彩云一听送她回去，很欢喜的，也道了谢，就跨进车来。车门随手就关上了。却见车帘仍旧放着，乌洞洞闷死人。那车一路走着，彩云一路猜想：这太太的行径，实在奇怪，到底是何等样人？为什么不叫我知道她的底呢？那毕叶先生怎么也认得她、替她拍照呢？想来想去，再想不出些道理来。还在呆呆的揣摩，只见门豁然开朗，原来已到了使馆门口。彩云就自己下了车，刚要发放车夫，谁知那车夫飞身跳上高座，加紧一鞭，逃也似的直奔前路，眨眼就不见了。彩云倒吃了一惊，立在门口呆呆的望着，直到馆中看门的看见，方惊动了里边的丫环们，出来扶了进去。阿福也上前来探问，彩云含糊应了。后来见了雯青，也不敢把这事提及。

雯青告诉她今天外部又来招呼，说明日七点钟在沙老顿布士宫觐见，他们打发宫车来接。当晚彩云绝早就睡，只是心里有事，终夜不曾安眠。刚要睡着，却被雯青唤醒，说宫车已到，催着彩云洗梳打扮，按品大装。六

点钟动身，七点钟就到了那宫前。那宫却在一座森林里面，清幽静肃，壮丽森严，警兵罗列，官员络绎。彩云一到，迎面就见一座六角的文石台，台上立着个骑马英雄的大石象，中央一条很长的甬道，两面石栏，栏外植着整整齐齐高的塔形低的钟形的常绿树。从那甬道一层高似一层，一直到大殿，殿前一排十二座穹形窗，中间是凸出的圆形屋。彩云走近圆屋，早有接引大臣把彩云引上殿来。却见德皇峨冠华服，南面坐着，两旁拥护剑佩铿锵的勋戚大臣，气象很是堂皇。彩云随着接引官走上前去，恭恭敬敬行了鞠躬大礼，照着向来觐见的仪节，都按次行了。那德皇忽含笑的向着彩云道：“贵夫人昨朝辛苦了。”说着，手中擎着个锦匣，说道：“这是皇后赐给贵夫人的。今天皇后有事，不能再与贵夫人把晤，留着这个算纪念吧！”一面说着，一面就递了下来。彩云茫然不解，又不好动问，只得糊里糊涂的接了。这当儿，就有大臣启奏别事，彩云只得慢慢退了下来。

到得车中，轮蹄转动，要紧把那锦匣打开一看，不觉大大吃惊。原来这匣内并非珠宝，也非财帛，倒是一张活灵活现的小影：两个羽帽迎风、长裙率地的妇人，一个是袅袅婷婷的女郎，一个是庄严璀璨的贵妇。那女郎，不用说是自己的西装小像；这个贵妇，就是昨天并肩拍照的维亚太太。心中恍然大悟道：“原来维亚太太就是联邦帝国大皇帝飞蝶丽皇后，世界英雄主英妇皇维多利亚的长女，维多利亚第二嘎！怪不得她说，她的身分地位能拘束我了。亏我相处了半月有零，到今朝才明白，真有眼不识泰山了。”心中就一惊一喜，七上八落起来。

那车子却已回到了自己门口，却又看见门口停着一辆轿车。彩云这两天遇着多少奇怪事情，心里真弄得恍恍惚惚、提心吊胆的，见了此车，心里又疑道：“这车不知又是谁的了。”此时丫环仆妇已候在门口，都来搀扶，阿福也来车前站着。彩云就问道：“老爷那里有什么客？”阿福道：“就是毕叶先生。”彩云听了，心里触动昨天拍照的事情，就大喜道：“原来就是他？我正要见他哩！你们搀我到客厅上去。”说着，就曲折行来。刚走到厅门口，彩云望里一张，只见满桌子摊着一方一方的画图，雯青正弯着腰在那

里细细赏玩，毕叶却站在桌旁。彩云就叫“且不要声张，让我听听那东西和老爷说什么”。只听雯青道：“这图上红色的界线，就是国界吗？”毕叶道：“是的。”雯青道：“这界线准不准呢？”毕叶道：“这地图的可贵，就在这上头。画这图的人是个地学名家，又是奉着政府的命令画的，哪有不准之理！”雯青道：“既是政府的东西，他怎么能卖掉呢？”毕叶道：“这是当时的稿本。清本已被政府收藏国库，秘密万分，却不晓留着这稿子在外。这人如今穷了，流落在这里，所以肯卖。”雯青道：“但是要一千金镑，未免太贵了。”毕叶道：“他说，他卖掉这个，对着本国政府，担了泄漏秘密的罪，一千镑价值还是不得已呢！我看大人得了此图，大可重新把它好好的翻印，送呈贵国政府，这整理疆界的功劳是不小哩，何在这点儿小费呢！”彩云听到这里，心里想：“好呀，这东西倒瞒着我，又来弄老爷的钱了。我可不放他！”想着，把帘子一掀，就飘然的走了进去。正是：

羨煞紫云傍霄汉，全凭红线界华戎。

不知彩云见了毕叶问他什么话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